

《文心雕龍》介紹

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教系教授 王基倫

e-mail: wcl@tea.ntptc.edu.tw

為文之用心有如雕鏤龍紋，此所謂「文心雕龍」。

這是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最重要的專著。作者劉勰，字彥和，約生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（約西元四六四年），卒於梁武帝普通三年（西元五二二年），年約五十九歲。

《文心雕龍》全書以駢文寫成，合乎當時的寫作風氣，當是劉勰三十餘歲開始撰述的作品。相傳劉勰曾出家於定林寺，遂博通佛學經典；晚年又深受昭明太子蕭統的禮遇，於纂輯《昭明文選》時多所諮詢。因此近代學者常考證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與佛教之關係，也常討論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文選》之互動影響。其結果往往流於考證多而結論少，無法由此彰顯《文心雕龍》一書的價值。

《文心雕龍》的可貴處，在於作者有心建立客觀、完整、有系統的文學批評理論，體大思精、條理分明為其最大特色。舉凡文學之原理、文體之流變、創作之技巧、批評之方法，無不詳盡剖析。全書共計十卷，每卷五篇，其架構為：

序 言：卷末〈序志〉一篇。

原理論：卷一〈原道〉、〈徵聖〉、〈宗經〉、〈正緯〉、〈辨騷〉五篇。

文體論：自卷二〈明詩〉至卷五〈書記〉二十篇。

創作論：自卷六〈神思〉至卷九〈總術〉十九篇。

批評論：卷九〈時序〉、卷十〈物色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知音〉、〈程器〉等五篇。

就原理論來說，劉勰認為文學源於自然，人仰觀天象，俯察地理，睹物興情，始有文學作品的產生，因而首立〈原道〉篇，闡明文學源自天地自然之道。洎乎後世，聖人立言著述，傳世成為經典，因而後學師法古人，必須〈徵聖〉、〈宗經〉。至於漢代附會聖人之言的緯書，含有濃厚的神話色彩，亦可視為文學根源之一，因而又有〈正緯〉篇。屈原、宋玉的《楚辭》，為文學作品由《詩》轉入漢賦的關鍵，因而又有〈辨騷〉篇。

就文體論來說，〈明詩〉、〈樂府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頌讚〉、〈祝盟〉、〈銘箴〉、〈誄碑〉、〈哀弔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諧隱〉十篇討論有韻的「文」，〈史傳〉、〈諸子〉、〈論說〉、〈詔策〉、〈檄移〉、〈封禪〉、〈章表〉、〈奏啟〉、〈議對〉、〈書記〉十篇討論無韻的「筆」，這是對應於當時文壇現象的作法。劉勰討論文體的四個步驟是：「原始以表末、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」，亦即探索文體發展的源流演變，解釋文體的命名涵義，再舉出該類文體的模範篇章，最後提出寫作的體式法

則。這部分有助於讀者瞭解南朝之前我國文體的發展。

就創作論來說，這是《文心雕龍》全書精華所在，作者於此提出令人激賞的文學創作觀念。劉勰先把文章當作人來分析，〈神思〉談靈感、想像力的培養，主張「積學以儲寶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閱以窮照，馴致以懌辭」，透過平日閱讀與觀察力的訓練，提昇創作思考能力，至於文筆快慢遲速，那就因人而異了。〈體性〉談文章有八種風格：典雅、遠奧、精約、顯附、繁縟、壯麗、新奇、輕靡，並指出才能有平庸、俊美，氣質有陽剛、陰柔，學養有深厚、淺薄，環境習染有文雅、邪俗，這是造成文章風格不同的主因。因此童子求學，就須先閱讀好書，寫作文章也須注重其內容。〈通變〉談通古變今之道，主張文學有其進化的軌跡，〈定勢〉談文章有固定的風格，作家遵循既有的規範，亦可創新而力求變化。

至於〈情采〉，提出內容重於形式的觀點，主張可以「為情而造文」，不可以「為文而造情」。〈鎔裁〉提三段式立論的結構安排，強調寫作須先設立中心思想，由此取材，並以適當文辭表達中心思想，最後裁剪文辭得當，求其繁簡適中。其餘〈聲律〉、〈章句〉、〈麗辭〉、〈比興〉、〈夸飾〉、〈事類〉、〈練字〉、〈隱秀〉、〈指瑕〉、〈養氣〉、〈附會〉、〈總術〉等篇，看得出劉勰生當齊、梁之際，一面接受藝術至上之唯美文學；又一面強調情志事義，上溯古聖賢傳統，高舉宗經明道之說。故而常見文質並重的說法，也一再主張作家先天才性與後天學養不可偏廢。

就批評論來說，劉勰重視文學與環境的關係。〈時序〉言及歷代文學的轉變，皆有時代環境的鮮明色彩，其中政治、宗教、學術、風俗的影響力尤大。〈物色〉言及氣候時令與山川風景對作家的影響也甚大，正所謂：「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。」此外，更重要的是〈知音〉篇論述批評家之修養、批評家之態度與批評之標準。他認為下列三種人不能從事批評工作，即「鑒照洞明，而貴古賤今者」，「才實鴻懿，而崇己抑人者」，「學不逮文，而信偽迷真者」。至於批評之標準，劉勰首標「六觀」說：一觀「位體」，即觀其體裁與其文字之風格、氣勢是否相合；二觀「置辭」，即觀其修辭之美陋；三觀「通變」，視察作品是否出於模擬抄襲；四觀「奇正」，即作品應有新奇的特性與莊重的態度；五觀「事義」，即視作品之內容為作品之骨髓；六觀「宮商」，即作品之音樂性。「六觀」即批評之六大準則，以此具體法則品評文學作品，較易獲得客觀、正確之結果。

總之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的理論觀點，頗能針砭時弊，提出寫作與批評的法則，對我國文學思想發展深具啟示意義；因而有許多學者研究此書，並給予高度肯定，稱譽此書為藝苑的秘寶、文論的奇葩！